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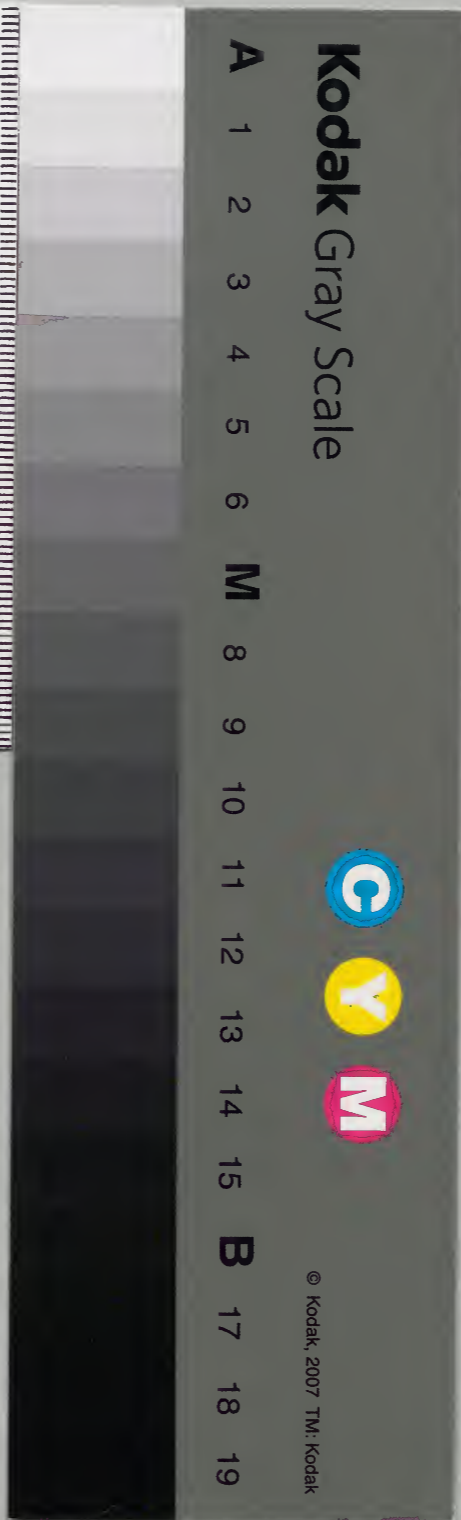
中原文獻  
史四

漢書門			
九	七	七	冊
一	一	二	架
二	〇		冊

內閣文庫		
九	七	漢
一	〇	書
二	〇	冊
三	〇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764
冊數	20 ( 8 )
函號	360 124

共二十一冊





新鐫焦太史彙選中原文獻史集卷四

前漢書

淺筆文庫

後漢玄武司馬扶風班固撰十二帝紀八年表十  
本志七十列傳起高祖終於王莽之誅二百三十  
九年事固既獄死書頗散亂和帝令其妹曹世叔  
妻昭就東觀緝校內人表天文志皆其所補也中  
有瑜瑕史氏論之詳矣茲錄其粹者

高帝求賢詔

詔曰。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  
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



中執法中丞也  
此詔令頒行之  
次第也  
郡守自往勉  
駕車遣之

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為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我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遊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鄼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癯病。勿遣。

景帝令二千石修職詔

詔曰。彫文刺鏤。傷農事者也。綿繡纂組。害女紅功者也。農事傷。則饑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

漢言若漢獵也  
年食苗根也  
姦法因法也  
也與盜又者共  
盜為盜也

而能亡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粢服。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大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桑有畜積。以備災害。疆毋攘弱。眾毋暴寡。老者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偽為吏。吏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縣丞長吏也。姦法與盜盜。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武帝察茂材異等詔

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跡拓弛

踶躡也言馬不  
良或奔或踶御  
也  
自致千  
里



俗檢乃見序逐  
也

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

禮樂志

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治身者斯須忘禮則暴慢入之矣為國者一朝失禮則荒亂及之矣人函天地陰陽之氣有喜怒哀樂之情天稟其性而不能節也聖人能為之節而不能絕也故象天地而制禮樂所以通神明立人倫正情性節萬事者也是人性有男女之情如忌之別為制婚姻之禮有交接長幼之序為制鄉飲之禮有哀死思遠之情為制喪祭之禮有尊尊敬上之意

也

心為制朝覲之禮哀有哭踊之節樂有歌舞之容心人足以副其誠邪人足以防其失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鄉飲之禮廢則長幼之序亂而爭鬪之獄蕃喪祭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先者衆朝聘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而侵陵之漸起故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刑以防之禮樂政刑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樂以治內而為同禮以修外而為異同則和親異則畏敬和親則無怨畏敬則不爭揖讓而天下治者禮樂之謂也二者並行合為一體畏敬之意難

中原文獻



流移也心不移  
益下音聲也

肖類也頭肖象  
足方象地與  
又同類古貌

見則著之于享獻辭受登降跪拜和親之說難形則發  
之於詩歌詠言鍾石莞絃蓋嘉其敬意而不及其財賄  
美其歡心而不流其聲音故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  
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此禮樂之本也故曰知禮  
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  
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刑法志

夫人宵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聰明精粹有生之最靈  
者也瓜牙不足以供嗜欲趨走不足以避利害無毛羽  
以禦寒暑必將役物以為養任智而不恃力此其所以

為貴也故不仁愛則不能羣不能羣則不勝物不勝  
則養不足羣而不足爭心將作上聖卓然先行敬讓博  
愛之德者衆心說而從之從之者成群是為君矣歸而  
往之是為王矣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為天下王聖人  
取類以正名而謂君為父母明仁愛德讓王道之本也  
愛待敬而不敗德須威而久立故制禮以崇敬作刑以  
明威也聖人既躬明哲之性必通天地之心制禮作  
教立法設刑動緣民情而則天象地故曰先王立禮則  
天之明因地之性也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曜殺戮也  
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長育也書云天秩有禮天討



兵誅暴乱斧  
鉞斬刑也刀割  
刑鋸刑刑鑕  
刑鑕去其髓骨  
鑿野刑鞭朴杖  
也

囊橐容隱姦  
物

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鑕鑿。薄刑用鞭朴。大者陳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其所繇來者上矣。古人有言。滿堂而飲酒。有一人鄉隅而悲泣。則一堂皆為之不樂。王者之於天下。譬猶一堂之上也。故一人不得其平。為之悽愴於心。今郡國被刑而死者。歲以萬數。天下獄二千餘所。其寃死者。多少相覆。獄不減一人。此和氣所以未洽者也。原獄刑所以蕃若此者。禮教不立。刑法不明。民多貧窮。豪傑務私。姦不輒得。獄釅岸不平之所致也。書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言制禮以止刑。猶隄之防溢水也。今隄防陵遲。禮制未立。死刑過制。生刑易犯。飢寒並至。窮斯濫溢。豪傑擅私。為之囊橐。姦有所隱。則狃而寢廣。此刑之所以蕃也。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其罪。末矣。又曰。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今之獄吏。上下相驅。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害。諺曰。鬻棺者欲歲之疫。非憎人欲殺之。利在於人死也。今治獄吏欲陷害人。亦猶此矣。凡此五疾。獄刑所尤多者也。

食貨志

賈誼論積貯

晁錯論貴粟



復也

辰時也狼顧  
時意若狼  
望也爵子  
欲遂之

賈誼說上曰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熾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心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蹙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既聞耳矣安有為天下陷言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飢穰天之行也

疑借也謂與天子相比樹

稟又危也言務耕農厚畜積則天下富何乃不為而危若此

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衝擊罷夫羸老易子而齧咬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廼駭而面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歐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遊食之民轉而緣南晦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為富安天下而直為此廩廩也竊為陛下惜之



瘠瘦病也言無  
并指而瘦病也

鼂錯復說上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餓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眾。不避湯禹。加以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餘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士未盡懇。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重。之於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

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之擇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眾貴之者。以上用之。故地為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止飢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



取一償二為倍

奇贏謂有余財  
而面取所異之

好車 續皓  
素也 續之精白  
者也

王。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  
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  
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  
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  
送往迎來。吊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  
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歛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  
者。半賈而賣。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  
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  
其奇贏。日遊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井  
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亡農夫之苦。有汗血之

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執。以利相傾。千里  
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  
農人。所以流亡者也。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  
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  
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  
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  
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  
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  
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  
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



復卒言當為卒者免其三人不為卒者復其錢

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三月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廼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藝文志

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蓬蠹出並。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譬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使其人遭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猶瘡於野乎。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取萬畧矣。

簡衣未也。其于六經如水之下流。衣之未裔。庸与愈同勝也。



賈誼傳

治安策

奇謂治安則是  
愚也知其不爾  
而假言之是謂  
諛也厝也

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  
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  
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竊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  
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  
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曰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  
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因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  
下何不壹令。臣得熟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  
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為治。勞智慮。苦身  
體。之鍾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執道。

六親父母兄弟  
妻子也

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  
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  
為明帝。沒為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  
有德。使頽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  
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  
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為  
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  
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  
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  
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熟也。雖使舜禹復生。為



陛下計亡以易此

僮謂隸妾也緣如牙條以作履緣偏諸若今之織成以為要襟及標領者也閑賣奴婢闡縫以偏諸謂以偏諸縵者之也

今民賣僮者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晏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婦妾白縠之表薄紬之裏縵以偏諸羨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太賈嘉會召客者以被襦古者以奉一帝一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卒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阜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胡可得

須時待時而發言天下安不可搖動此特為大語者耳

稷田器也言以稷及鉏借與其父而容色自矜為恩德也諱責讓也哺飲也言婦抱子而飲之乃與其舅併偁無禮之甚也稽計也相巧計狡也

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為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為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公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毋取箕箒立而諄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偁婦姑不相說則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者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日蹙六國無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申并無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



剽謂割而取之也寢陽上之寢  
寧六取也西廟  
高祖惠帝廟也

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義。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非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剽輟。寢戶之簾。寧六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偽者出幾十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薄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至於流俗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

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管子愚人。也則可。管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五歲。而社稷為虛。今四維猶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之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樂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一定。世世常安。

虛牆曰墟謂丘墟



維所以繫船楫  
所以刺船也

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廼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於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惠義。師師道之教訓。此

赤子言其新生  
未有眉髮其色

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廼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因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廼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者。必先受業。廼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廼得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於學。學者

妃色妃色之色



切而不媿每被  
切磋故無大過

朝日以朝夕月  
以暮皆迎其初  
也

所學之官也。學記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真，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偷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息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禮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

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煠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齋，趨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剗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管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導之者，非其理故。



也。鄙諺曰：不習為吏，視成已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亟絕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嗜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相為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

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勸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辜，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



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於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毆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毆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無他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立以異。在天子之所

也。外其也。康例隔也。

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既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義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



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論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况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辜。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蓋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辜。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為主。主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今與

齒謂審馬之齒  
歲芻馬所食之  
草也

天子可諱侯長  
百同姓則曰伯

入對姓則曰伯  
勞伯長也

首履中之藉也

衆庶同黥劓髡則答僞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階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恥不行。大臣無廼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首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禮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縲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



象熏也以毒藥熏之

集詒無志分也

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大馬。彼將大馬自為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為也。頑頓亡恥。集歌詒后亡節。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集。主上有敗。則回而挺處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

簋蓋所以盛飯。方曰簋。負曰簋。

簠纓以毛作纓。白冠喪服也。盤水加劍示自戾也。請室請罪之。

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俱亡恥。俱苟安。則主上且取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簋蓋不飾。坐汗穢淫亂。男女無別者。不曰汗穢。曰帷薄不修。坐罷皮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宜有其辜矣。猶未斥然。正以諱呼之也。尚遷就而為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呵之域者。聞譴呵。則白冠毛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辜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

中序文獻史集卷四

十七



室頸盤戾其頸而親加刀鋸也  
裁自刑殺也  
持頭髮也抑謂按之也  
熹好也好為志氣也

中原文獻集卷四  
人頸盤戾而加也。其有大臯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粹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熹。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國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比志也。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危。故吾得與

之皆安。願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羲。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為。而願彼之久行。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 過秦論

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闘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武昭襄。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

奇山秦塞也西  
關名



在我為要在敵  
為害

關東連兵曰從  
關西連兵曰衡

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  
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縱締交。相與  
為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  
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  
約縱離衡。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  
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  
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音。吳起。孫臏。帶佗。兒  
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嘗以什倍之地。百  
萬之衆。仰關而攻秦。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遂遁  
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

天地四方為六  
合  
百得即百蠻

銷兵也

是縱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  
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制天下。分裂山  
河。疆國請伏。弱國入朝。施及孝文。至莊襄王。享國日淺。  
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  
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  
下。威振四海。南取百粵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粵之君。  
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  
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  
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  
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鑄以為金人十

中原文獻史集卷四

十



樞戶樞也謂以  
甕為牖以繩繫  
戶樞也

錙鉏柄也矜棘  
戰也

一夫謂陳涉七  
廟孝公至始皇  
九七世

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  
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  
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  
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振  
於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氓隸之人。而遷徙之  
徒也。材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  
富。躡足行伍之間。俛起阡陌之中。率疲散之卒。轉而攻  
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合而響應。贏糧而景從。  
山東豪傑。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  
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尊於齊楚燕趙。

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不銛於鈎戟長鏃也。  
謫戍之衆。非抗九于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  
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  
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  
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  
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崤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  
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  
勢異也。

賈鄒枚路傳

至言

諫吳王書

尚德緩刑書

臣聞為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



常帶以單常為帶無飾也

任罷言疲于役使也犯罪者衣赭衣

隱築也以鐵椎築之令堅實而使隆高也

穎謂土塊蓬穎塊土生蓬者言蓬穎蔽冢也

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為諭。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常帶之士。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賦歛重數。百姓任罷。皮赭衣半道。羣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一夫大呼。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鍾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為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騫馳。旌旗不撓。為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至大

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遊。上成山林。為葬。葬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穎蔽冢而託葬焉。秦以熊羆之力。席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薦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饒者。雖有善種。不能生



畢水边淤地隈  
盛也

馬。江臯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昔者夏商之季。世雖  
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  
傑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  
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  
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  
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執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  
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  
盡。又迺沉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  
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  
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

進食曰餽。酌者  
少少飲酒謂食  
已而蕩口也。餽  
謂食不下也。以  
老人好饘。鯁故  
為備祝以祝之

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  
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  
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  
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為臣。然而養三老  
於大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酌。胤祝餉。古饘在前。祝鯁  
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修己之士  
使直諫。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  
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  
芻蕘者。求善無饜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者。從善  
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為



郡縣築長城以為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勢，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彊，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沙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戈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讐，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此時，天

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為過堯舜，統縣石鑄鍾虞，飾土築阿房之宮，自以為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紮世廣德，以為子孫基業，無過二十三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謚法，是以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

統治也。言自美功德，治理天下。過于堯舜也。縣稱也。石百二十斤，稱銅鉄之斤，不以鑄鍾虞言。其奢美也。虛獸名鍾鼓之附飾。為此獸。



水旁決曰潰言  
天下之壞如水  
潰

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行恣誅。退誹謗之人。殺  
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偷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  
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  
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又曰。濟  
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  
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  
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  
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  
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往  
吊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為之服。錫衰麻經。

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  
祭而死。為之廢樂。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  
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  
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亡也。今陛下  
思念祖考。術追厥功。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  
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訴訴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  
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  
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與之馳毆射獵。  
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  
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



一子不事蠲其  
賦役二算不事  
免二日之笑賦  
也

膳不聽樂。減外徑衛卒。止歲貢。省廐馬。以賦縣傳。去諸  
苑。以賦農夫。出帛十餘萬匹。以振貧民。禮高年。九十者  
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  
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  
亡。髮賜之中。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  
之夜。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  
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他時。而犯法者寡。衣  
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  
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癘疾。扶杖而往聽之。頭少須。吏  
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

行以十月為歲  
百則謂夏正之  
一月為五月今  
欲定制度循于  
百法故特云用  
夏歲二月也蝶  
押也

風。今從豪俊之臣。方心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兎。代  
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  
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兼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  
造大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  
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蝶。故君子不常見其齋嚴之色。  
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遊。方心修潔之士。不得從射  
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羣臣莫敢不心身修行。盡  
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  
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  
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庭。臣竊愍之。陛下與眾臣



德政和平上感  
天象則日月星  
辰無有差繆故  
曰不絕三光之  
明也

宴遊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遊不失樂朝不失禮議  
不失計執事之大者也上嘉納其言

乘奏書諫曰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  
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  
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  
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  
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唯大王少加  
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  
上懸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  
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

不可復結隊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能  
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為危於繫卵難於上  
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壽散  
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執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  
而欲乘繫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以為大王  
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迹愈多景  
愈疾不知就陰而心景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  
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滄愴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  
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  
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



雷屋上水流下也

單也也幹交木

井上以為欄者

統古綆字言散

壞之綆常刻傷

井上木欄也

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心。迺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泰山之雷。留穿石。單極之統。斷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而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礪底厲。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刑深  
列趙蓋韓楊之  
不得其死可見  
夫溫舒此書可  
謂對証之藥

宣帝初即位。溫舒上書。言宜尚德。緩刑。其辭曰。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思。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



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胃。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

恩厚。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古絕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剋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内之。蓋奏當

鍛練周内謂精熟周悉致之法



中也各錄即集

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為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心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真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

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上善其言

景十三王傳 中山靖王聞樂對

首二句言聞欬  
嗟之聲則悲思  
益甚

於邑短氣貌

煦吹也漂動也  
雷古雷字

折軸謂積載輕  
物人乃至令車  
軸折也飛肉謂  
鳥玉飛者以羽

臣聞悲者不可為象欬熹思者不可為歎息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荆軻為之佷而不食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為之於邑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夫衆煦虛漂山聚蟲成雷朋黨執席十夫撓椎是以文王拘於牖望孔子阨於陳蔡此乃烝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臣身遠與寡莫為之先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叢輕折軸羽翮飛肉紛驚逢羅潛然出涕臣聞白日曬光幽隱皆照明月曜夜蟲蒙宵見然

中原文獻史集卷四

廿



翮扇揚之也

葭蘆也。莖者其  
箭中白皮。主薄  
者也。葭莖喻蓮  
鴻毛喻輕

雲烝列布。杳冥書昏。塵埃拂覆。昧不見泰山。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雍闕。不得聞。讒言之徒。螽蜂生。道遼路遠。曾莫為臣聞。臣竊自悲也。臣聞社鬯不灌。屋鼠不熏。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腑。位雖卑也。得為東藩。屬又稱兄。今羣臣非有葭莖之親。鴻毛之重。羣居黨議。朋友相為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詩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嘆。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臣之謂也。

董仲舒傳 賢良策三

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今陛下幸加惠

轉承師  
之蓋謙  
也

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



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無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而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義。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棗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園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為君子。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



賤與暗同發于  
諸侯謂從唐虞  
升天子之位

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聚少成多。積  
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賤致顯。是以堯發於  
諸侯。舜興於深山。非一日而顯。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  
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  
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  
文王。小心翼翼。故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  
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寢明寢昌之道也。積  
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  
而人不見也。非明虜情性。察虜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  
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善惡之

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故桀紂暴謾。讒賊並進。賢知隱  
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  
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無  
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寢微寢滅之道也。冊曰。三王  
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  
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  
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  
政有眊耄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  
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裨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  
故孔子曰。亡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



所統之救謂承  
先伐之後當救  
其弊也

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者。所繼之採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尚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

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義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迷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塵能勿失耳。若乃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皇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謫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古。



已載亦棄也

返之於天。黨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温而食厚祿。曰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斃民。民日削月朘。宣寢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

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為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為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如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修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

實樂曰如紅讀



一統者万物之  
統皆歸于一也

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  
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  
之位。而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常恐乏價者。庶人之  
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  
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  
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  
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  
為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  
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  
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

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僻之說。滅息。然後  
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李陵答蘇武書

子卿足下。勤宣令德。策名清時。榮問休暢。幸甚幸甚。遠  
託異國。昔人所悲。望風懷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遺。遠辱  
還答。慰誨勤勤。有踰骨肉。陵雖不敏。能不慨然。自從初  
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親。但見異類。  
常鞫毳毼。以禦風雨。羶肉酪酪。漿以充飢。渴舉目言笑。  
誰與為歡。胡地玄冰。邊土慘裂。但聞悲風蕭條之聲。涼  
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

鞫。臂衣也。毳。帳  
毡帳也。  
冰厚故色玄慘  
裂寒之甚也



戶也即廣之子

也但痛也

於。肅成君。羣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覺淚下。嗟乎子  
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與子別後。益復無聊。上念老母。  
臨年被戮。妻子無辜。並為鯨鯢。身負國恩。為世所悲。子  
歸受榮。我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  
之俗。違棄君親之恩。長為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  
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負陵  
心。區區之意。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難刺心以自明。  
刎頸以見志。願國家於我已矣。殺身無益。適足增羞。乞  
每攘臂忍辱。輒復苟活。左右之人。見陵如此。以為不  
耳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樂。恒令人悲。憎切。嗚呼。嗟乎

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會年。未盡所懷。後略  
而言之。昔先帝授陵少卒五千。出征絕域。五將失節。  
獨遇戰。而裹萬里之糧。帥徒步之師。出天漢之外。  
胡之域。以五千之眾。對十萬之軍。策疲乏之兵。當新羈  
之馬。然猶斬將搃旗。追奔逐北。滅跡掃塵。斬其梟帥。使  
三軍之士。視死如歸。陵也不才。希當大任。意謂此時。功  
難堪矣。匈奴既敗。舉國興師。更練精兵。彊踰十萬。單于  
臨陣。親自合圍。客主之形。既不相如。少馬之執。又甚懸  
絕。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創痛。決命爭首。死傷  
青。呼。不滿百。而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創

也勝比



飲血飲泣也

病。舉刃拍虜。胡馬走。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手奮呼。爭為先登。當此時也。天地為陵震怒。戰士為陵飲血。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賊臣教之。遂更復戰。故陵不免耳。昔高皇帝以十萬眾困於平城。當此。狂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不食。僅乃得免。况當陵者。豈易為力哉。而執事者云云。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子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為利者乎。然陵不死。有所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誠以虛死。節。滅名。不如報德也。昔范蠡不殉會稽之耻。木不

三敗之辱。卒復勾踐之讐。事。魯國之羞。區區之。竊。此耳。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為漢臣。安得不云尔乎。昔肅樊囚繫。韓彭趙醢。鼂錯受戮。周魏見辜。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讒。並受禍敗之辱。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舉。誰不為之痛心哉。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到身絕域之表。此功在義士。所以負戟而長歎者也。薄哉。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

先將軍謂李廣  
遺臣謂衛青也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於伏劍不顧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丁年  
 使皓首而歸老母終堂生妻去帷此天下所希聞古今  
 所未有也蠻貊之人尚猶嘉子之節况為天下之主乎  
 夫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乘之賞聞子之歸賜不  
 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無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而妨  
 功害能之臣盡為萬戶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為廊廟宰  
 子尚如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  
 守節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所以每負  
 不悔者也陵雖孤思漢亦負德昔人有言雖忠不  
 死如歸陵誠能安而主豈復能養養乎男兒

不成

胤子武之子也  
 武在匈奴娶胡  
 婦生子名通國

名死則莖蠻夷中誰復能存身格類還向北  
 之吏弄其文墨邪願足下勿復望陵嗟乎子卿  
 言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為別世之人死為異域  
 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人勉事聖君足下胤子無  
 恙勿以為念努力自愛時曰北風復惠德音李陵頓首  
 司馬遷贊

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纂饌之  
 上繼唐堯下訖秦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故  
 言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曰魯史記而作春  
 秋而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為之傳又纂異司為國言



抵觸也梧相支  
持不安也

世本錄黃帝以來春秋時帝王公侯大夫  
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無諸侯有戰國策漢興  
代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  
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于大漢其言秦漢  
詳矣至於采紉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  
梧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  
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  
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利  
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楊雄博極羣書  
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不佞

巷伯奄官也遇  
諷而作詩列在  
小雅

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焉  
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  
亦信矣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唯大雅  
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

楚書卷四終

中京大史記卷四





日本書紀卷之六

四十一



